讀書雜志

管子弟九

讀書雜志五

高郵王念孫

七臣七主

申主

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尹注曰，申，謂陳用法令，劉曰，申乃中字之誤，蓋謂得中道之主，引之曰，申，讀曰信，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曰，古信申同義，信之通作申，猶申之通作信也，出政而信於民，故曰信主，據下文云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則申主之即信主明矣，尹劉二說皆失之

振怒

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引之曰、怒當爲恐、此涉上文喜怒而誤也、振恐卽震恐、

植

盡自治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洪云、植古置字、謂緩急皆置而不行也、尹注非、

虞而安

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念孫案、虞與娛同、樂也、言國有道、則主樂而安也、尹訓虞爲度、非是、又案、故主虞而安以下七句、與上文不相承接、其上當有脫文、

女不緇

夫男不田、女不緇、引之曰、緇字義不可通、尹訓爲黑繒、非也、緇當爲績、男不田、女不績、猶揆度篇之農不耕女不織也、隸書甾字或作甾、形與責相似、故績譌爲緇、

桀

何以効其然也、曰、昝者桀紂是也、念孫案桀字後人所加、下文遇周武王云云、專指紂而言、則無桀字明矣、

義不足

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念孫案義、當爲美、字之誤也、後國蓄篇、輕重乙篇、多言美不足、尹注非、

倮大衍

無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尹注曰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洪云倮當爲僇輕重己篇作毋戮大衍古通作勠謂盡其力也念孫案洪謂倮當爲僇是也俗書僇字或作傈倮字或作傈二形相似而誤僇即瞜字也說文瞜燒種也漢律曰瞜田茠艸玉篇力周切田不耕火種也淮南地形篇注曰下而污者爲衍瞜僇古字通僇大衍者謂火焚其草木也輕重己篇僇作戮古者戮勠二字並與瞜同音湯誥釋文曰勠說文力周反成十三年左傳勠力同心釋文勠稍康力幽反呂靜韻集與飂同漢書高祖紀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勠音力竹反又力周反古今人表廖叔安師古曰左氏傳作戮

同音力周反、又力授反、是戮勠二字音與嘐同也、故嘐通作戮、又通作僇也、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山不敢伐材下木、卽此所謂無伐大木也、又曰、澤人不敢灰僇、卽此所謂無僇大衍也、

收穀賦

收穀賦、念孫案續漢書五行志注引作收穀賦錢、是也、說文賦、斂也、賦錢與收穀對文、

五穀

冬無傷伐五穀、念孫案五穀當依朱本作五藏、禁藏篇云、冬收五藏是也、今作五穀者、涉注文而誤、注云、五穀之藏、是釋五藏、非釋五穀、續漢書五行志注引此正作五藏、

火暴

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念孫案火暴當爲㬥、㬥火與大水大風對文、焚地燋草、亦與上二句對文、燋與焦同、尹注非

蟲䖲

山多蟲䖲、念孫案蟲䖲、卽蟲螟、月令曰、蟲螟爲害、是也、注內䖲卽螽三字、葢後人妄加、非尹注也、

人主道

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念孫案人主道備、續漢書五行志注引作王道備、於義爲長、

不克其罪

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尹注曰、克謂勝伏、引之曰、克讀爲核、不克其罪、謂不核其罪之虛實也、呂刑曰、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漢書刑法志引作其審核之、是其證矣、尹注非

有百姓

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劉曰、有字疑衍、念孫案有卽百字之誤而衍者、

臣法

上亦法、臣法、念孫案臣下當有亦字、上亦法、臣亦法、謂

君臣皆守法也、下文君法臣法、即承此文言之、尹注非

佼反

好佼反而行私請、劉曰、佼與交同、反、當作友、注非、念孫案明法篇曰、民務交而不求用、又曰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法解交作佼、

愚忠

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念孫案愚忠、本作愚臣、即承上文愚臣而言、故尹注亦作愚臣、此作愚忠者、唐武后改臣爲𢘑、因脫其上畫而爲忠矣

禁藏

先易者

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念孫案先易者後難者、當依下句作而、尹注云、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即其證、孫說同、

樂其殺

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念孫案其字涉上文知其然而衍、尹注無、

不法法

夫不法法則治、念孫案不字涉上文而衍、法法者、守法也、周官小宰、五曰廉灋、鄭注、灋、守灋不失也、言能守灋、則國必治也、故下文

曰不失其法然後治若反是則謂之不法法故法法篇曰不法法則事毋常也尹注非

刑賞

刑賞不當斷斷雖多其暴不禁念孫案賞字與下二句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賞雖多而衍

深源

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念孫案深源當爲深淵意林淵作泉避唐高祖諱也則本作淵明矣

當春三月萩室熯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尹解萩室熯造云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念孫案尹說甚謬輕重已篇曰教民樵室鑽燧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鑽燧泄井卽此所謂鑽燧易火杼井易水也樵與萩古字通萩室卽樵室也公羊春秋桓七年焚咸邱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樵室與熯竈同意熯古然字也（霸形篇楚人燒焫熯焚鄭地論衡感虛篇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熯並與然同淮南天文篇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華嚴經十三音義引然作熯說林篇一膊炭熯文子上德篇熯作然）說文曰然燒也墐與熯字相似故

煗譌作堗、造即竈字也、周官膳夫曰、王日一舉、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篇曰、伐鼛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淮南之祭竈、即周官之徹于造、蓋徹餕而設之於竈、若祭然也、周官大祝、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史記秦本紀、客卿竈、秦策竈作造、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動馬銜枚出火於造、吳語所謂係馬舌、出火竈也、

約地之宜　不求而約

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念孫案約字於義無取、約當爲得、得約草書相似、故得譌爲約也、又下文故奔亾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約亦草書得字

之誤得與來爲韻也古來字亦讀入聲小雅出車篇謂我來矣與牧載棘爲韻大東篇職勞不來與服爲韻大雅靈臺篇庶民子來與亟囿伏爲韻常武篇徐方既來與塞爲韻通典食貨三引此正作不求而得

必成

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念孫案必成本作成必成卽誠字也說見君臣下篇戒心下九守篇云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故曰賞罰莫若誠必使民信之誠必與博厚相對爲文作成者假借字耳後人不解成必二字之義遂改爲必成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

荀子致士篇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

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牧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皆以誠必連文九守篇又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信必亦誠必也

備追

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引之曰備追當爲追捕民不流亡則吏不追捕漢書韓延壽傳亦云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今本追捕二字譌倒而捕字又誤爲備則義不可通矣注內備字亦當爲捕案注云人不流亡向

所捕而追之、則所見本追捕已誤爲捕追、今則注文捕字又因正文而誤爲備矣、通典引作備追、則所見本已誤、

素食

果蓏素食當十石、引之曰、素、讀爲疏、字或作蔬、月令、取蔬食、鄭注曰、草木之實爲蔬食、淮南主術篇曰、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即此所謂果蓏素食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亦以素爲疏、尹注非、

覗其陰所憎

覗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淡、念孫案陰字涉下文陰內辯士而衍、覗其所憎、與上文覗其所愛相對、據尹

注云視敵所憎者、多與之賂、則所憎上無陰字明矣、

可以成敗

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尹注曰、內外蔽塞、則理擁而見惑、故莫不敗、引之曰、此欲其敗、非欲其成也、成字義不可通、成當爲或、字形相似而誤、或與惑通、四稱篇、迷或其君、卽迷惑字、論語顏淵篇、子張問崇德辨惑、釋文、惑本亦作或、大戴禮曾子制言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盧注曰、或猶惑也、孟子告子篇、無或乎王之不智也、趙策曰、臣甚或之、皆以或爲惑、可以惑敗、謂可令其以熒惑致禍敗也、注內理擁而見惑、正解或字、

與之同生

必淺親之、如典之同生、孫云、典、當爲與、尹注非、

離氣

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念孫案離氣、本作離意、卽承上使有離意而言、故尹注云、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

入國

四旬五行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洪云、四旬四十日也、五行、行五次也、史記管仲傳正義引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是約其義也、尹注非、

六日問疾　疾甚者以告

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引之曰問疾、當爲問病、下文曰、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人當作民）掌病以上令問之、又曰、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與此前後相應、則作問病明矣、若作問疾、則與四曰養疾之疾、無所區別、蓋傳寫之譌也、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三引此已誤、又案下文所謂問疾者、疾甚者以告、二疾字皆當作病、所謂問病者、與此之謂問病、正相應也、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病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有病與病甚、亦相應也、今本作疾者、蓋六引問病

已誤作疾、後人又據已誤之上文改不誤之下文耳、幸其改之不盡、尚可據以更正、

膌胜

必知其飲食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尹注曰、膌、瘦也、胜、肥也、念孫案訓胜爲肥、於古無據、且與下文哀憐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胜讀如減省之省、胜、亦瘦也、字或作眚、又作瘠、又作省、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鄭注曰、眚、猶人眚瘦也、釋名釋天篇曰、眚、瘠也、如病者瘠瘦也、又釋言語篇曰、省、瘠也、臞瘠約少之言也、呂氏春秋審時篇、失時之稼約、高注曰、約、眚病也、晉灼注漢書外

毆傳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嫶冥、後漢書袁閎傳注引謝承書曰、面貌省瘦、並字異而義同、

皆有掌養疾　皆有通窮

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引之曰、皆有掌養疾、養字因上文而衍、上文說老老云、凡國都皆有掌老、說慈幼云、凡國都皆有掌幼、說恤孤云、凡國都皆有掌孤、說問病云、凡國都皆有掌病、則此亦當言掌疾明甚、又案下文曰、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亦當言皆有掌窮、今作皆有通窮者、因上文而誤、

殊身

上收而養之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念孫案說文殊死也猶言殺身而後止也尹注非

歲凶庸

歲凶庸何人嘗厲多死喪引之曰庸字義不可通庸疑當作康字形相似而誤凶康卽凶荒也古聲康與荒通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四穀不升謂之康韓詩外傳康作荒逸周書謚法篇凶年無穀曰糠史記正義糠作荒淮南天文篇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作十二歲而一荒

九守

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尹注曰、又須知法星所在也、念孫案尹以熒惑爲法星、非也、熒惑猶眩惑也、逸周書史記篇曰熒惑不治、趙策曰、蘇秦熒惑諸侯、或作營惑、又作營或、史記吳王濞傳、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漢書作營惑、淮南厲王傳熒惑百姓、漢書作營或、鬼谷子符言篇四曰作四方、其處作之處、於義爲長、四方作四曰、因上文一曰二曰三曰而誤、四方上下、承天地而言、左右前後、承人而言、熒惑、謂不明於天地人之道也、問心所眩惑之處、在四方上下乎、抑在左右前後乎、故曰、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非謂法星安在也、尹注鬼谷

子曰、熒惑、天之法星、所居災眚吉凶尤著、故曰、雖有明天子、必察熒惑之所在、故亦須知也、念孫案雖有明天子二句、出史記天官書、非此所謂熒惑也、蓋緣彼文云、必視熒惑所在、此亦云、熒惑之處安在、因而誤會矣、

關閑

關閑不開、善否無原、引之曰、關閑當爲關閉、尹注同、說文曰、關、以木橫持門戶、又曰、閉、闔門也、從門、才所以歫門、蓋關與閉皆歫門之木、因謂闔門爲關閉也、八觀篇曰、宮垣關閉不可以不備、今本備誤作脩、辨見版法、是關閉皆歫門之木、故曰關閉不開也、若閑爲里門、而與關並舉之、則爲不類、八觀篇既云、關閉不可以不備、又云、閭閈不可以毋闔、是閭閈爲一類、關閉爲一類也、閉字本作閈、與閑

相似而誤、鬼谷子正作闔開不開、今本鬼谷子闔誤作開、不下又脫開字、而開字獨不誤、

度地

經水若澤

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尹注曰、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引之曰、經字義不可通、地在水旁、非經過之謂也、蓋因下文命曰經水而誤、經當作緣、緣者因也、因水及澤而建都也、注內緣水澤三字、即覆舉正文也、

州者

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引之曰州者上亦當有不滿二字下文里十爲術術十爲州故曰不滿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尹注非

出於他水

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念孫案出於他水本作出於地下文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正對此出地而流者言之今作出於他水者地他字相似又涉上文別於他水而誤水經河水注引此正作出於地上文云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若此文亦云水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則與

上文之枝水無異、

往之

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捉之、可也、念孫案、往、當爲注、字之誤也、隷書往字或作注、與注相似、注之與捉之、意正相反、據尹注云、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漑灌、則當作注明矣、

雨輂

雨輂什二、尹注曰、車輂所以禦雨、故曰雨輂、念孫案說文、輂、大車駕馬也、輂非所以禦雨、輂當爲䡊扶遠步本二反、字之譌也、䡊、謂車弓也、方言、車枸簍、西隴謂之榼、郭注

曰卽車弓也、𣘻與軬同、釋名曰軬、藩也、藩蔽雨水也、故

注云車軬所以禦雨、故曰雨軬

獨水

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念孫案獨水、當爲

濁水、見下文、

地員

櫄擾桑

黃唐、其木宜櫄擾桑、尹注曰擾、柔、又曰柔桑也、引之曰

尹以擾桑爲柔桑、非也、豳風七月篇爰求柔桑、自謂求桑之穉者、以養初生之蠶耳、非謂柔桑爲桑名也、櫄擾桑、三者皆木名、擾讀爲唐風隰有杻之

杻、爾雅、杻、檍、郭璞曰、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西山經曰、英山、其上多杻橿、是也、擾字古讀若狃、故與杻通、左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是其證也、

黃而糗流徙

其泉黃而糗、流徙、念孫案、黃而糗、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黃而有臭、是也、上文云、其水白而甘、下文云、其泉鹹、又云、其水黑而苦、則此文當作其泉黃而有臭、無取於糗也、尹注非、流徙上當有水字、下文云、斥埴、其泉鹹、水流徙、是其證、

主一

先注一而三之、引之曰、主當爲立字之誤也、史記律書云、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置一、卽立一、

品榆

其木乃品榆、引之曰、品榆當爲區榆區與榆同類、故竝言之、字本作蓲、或作樞、又作櫙、竝讀如謳歌之謳、爾雅釋木、櫙、荎、郭注曰、今之刺榆、唐風山有樞傳曰、樞、荎也、釋文竝烏侯反、云本或作蓲、爾雅疏引陸機詩疏曰、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爲茹、美滑於白榆、是也、區字本有謳音、故蓲通作區、今則脫其匸胡禮反、字而爲品矣、

攀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萑、念孫案莧、當爲莞、爾雅釋草、莞苻蘺、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小雅斯干篇、下莞上簟、鄭箋曰、莞、小蒲之席也、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莞似蒲而小、故曰莞下於蒲、若莧則非其類矣、逸周書文傳篇曰、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穆天子傳曰、爰有萑葦莞蒲、此文云、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萑、則莧字明是莞字之譌、隸書完字或作皃、形與見相似、故諸書中莞字多譌爲莧、夬九五、莧陸夬夬、虞注曰、莧讀夫子莧爾

而笑之莧莧卽莞字之譌故釋文云莧一本作莞論語陽貨篇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莧楚辭漁父漁父莞爾而笑莞一作莧列子天瑞篇老韭爲莞釋文莞一作莧文選辨亾論莞然坐乘其敝李善本作莧

每州

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念孫案每州有常困學紀聞周禮類引作每土有常是也下文上土中土下土各有三十物故曰每土有常而物有次不當言每州也此涉上文九州而誤

蟲易

五沃之狀剽怷橐土蟲易全處尹注曰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處之易全引之曰蟲易全處姝爲

不詞、易當爲豸、豸與易篆文相似、故豸譌作易、爾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漢書五行志曰、蟲豸之類、謂之孽、

不類

大者不類、小者則治、劉曰、類、當作纇、疵節也、言大麻疏美無疵節、小麻條理易治也、注非、念孫案纇類古字通昭十六年左傳刑之頗類、服虔讀類爲纇、二十八年、忿纇無期、服本作類、老子、夷道若纇、河上公本作類、

青怷以菭及

五位之狀、不塥不灰、青怷以菭及、尹注曰、謂色青而細密、和菭以相及也、引之曰、尹說甚謬、菭與灰爲韻、及字

葢衍文耳、下文云、五隱之狀、黑土黑菸、青怵以肥、芬然若灰、亦以菸灰爲韻、

箭

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念孫案箭當爲葥、爾雅釋草曰、葥、王蔧、郭注、王帚也、似藜、其樹可以爲埽蔧、江東呼之曰落帚、說文作[illegible]、義同、爾雅又曰、葥、山莓、郭注、今之木莓也、實似藨莓而大、亦可食、說文作葥、義同、草之名葥者有二、則未知此所謂葥者、爲王蔧與、爲山莓與、唯與苑竝言之、則亦是草名、而非竹箭之箭、故知箭爲葥之譌也、苑與菀通、急就篇曰、牡蒙甘草菀藜蘆、顏師古注、菀、

謂紫菀女菀之屬

若菀

其葉若苑念孫案苑即上文有蔚與苑之苑尹注非

大貲細貲

剽土之次曰五沙其種大貲細貲白莖青秀以蔓尹注

曰貲草名也引之曰尹說非也此篇凡言其種某某者皆

指五穀而言上文云羣土之長是唯五粟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粟土之次曰五沃其種大苗細苗赨莖黑秀箭長沃土之次曰五位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赨莖白秀位土之次曰五隱其種櫑葛赨莖黄秀悲曰其葉若苑隱土之次曰五壤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葉黄秀壤土之次曰五浮其種忍蓿忍葉如藿葉以長狐茸黄莖黑莖黑秀其粟大中土曰五态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黄秀細粟如麻态土之次曰五纑其種大邯

鄭、鞠、邶、鄭、莖葉如伏穗、其粟大、鑪土之次曰五鹽、其種大茘、細茘、青莖黃秀、鹽土之次曰五剽、其種大柜、細秬黑莖青秀、下文云、沙土之次曰五塥、其種大穇秬、細穇秬、黑莖黑秀、下土曰五猶、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猶土之次曰五弘、其種青粱、黑莖黑秀、弘土之次曰五殖、其種雁膳、黑實朱跗黃實、殖土之次曰五殼、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穀土之次曰五鬼、其種陵稻、黑鵝馬夫、鬼土之次曰五桀、其種白稻長狹、以上凡言其種某某者皆指五穀之大名、與其別類而言、尹注以大邶鄭細邶鄭大華細華忍蔭雁膳黑鵝馬夫爲草名皆非也若草木、則於五穀之外別言之、不得稱種也、黃讀爲大雅維秬維秠之秠、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郭注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上文云、其種大秬小秬、此云、其種大黃小黃、是黃即秠也、黃字從草負聲、負古讀若倍、說見唐韻正、聲與秠相近、秠之通作黃、猶丕之通作負也、金縢是有

丕子之責于天、史記魯世家丕作負、月令王瓜生、鄭注曰、今月令云王萯生、呂氏春秋孟夏篇作王萯生、穆天子傳爰有雚葦莞蒲茅萯、郭注曰、萯今菩字、音倍、中山經萯山、郭注曰、萯音倍、漢書宣帝紀、行幸萯陽宮、李斐曰、萯音倍、東方朔傳萯陽作倍陽、是萯字古讀若倍、聲與秠相近、故字亦相通也、

僕累

五埴之狀、累然如僕累、尹注曰、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洪云、山海經中山經、墠渚多僕累、郭璞注云、僕累蝸牛也、此上下文若糠以肥、如屑塵厲、如糞、如鼠肝

皆舉物以喻其土、尹注非、念孫案洪說是也、僕累卽爾雅之蚹蠃、聲相近、

大樛杞細樛杞

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黑莖黑秀、念孫案樛當爲穋、杞當爲秄、穋卽黍稷重穋之穋、秄卽維穈維芑之芑、上文云、大重細重、大秬細秬、大賁細賁、重卽重穋之重、賁卽維秬維秠之秠、大荒南經、維宜芑苣穋楊是食、郭注曰、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穋秄黑秀、皆禾類也、是其證、尹注木名、亦禾名之譌、集韻秄、禾名、引管子其種穋秄、義本尹注也、

五殖

五殖之次曰五穀念孫案五殖當爲殖土例見上下文

管子弟九

管子弟十　　　　　　　　　　讀書雜志五

高郵王念孫

形勢解

臣之高行

忠者臣之高行也、念孫案臣之高行、當依朱本作臣下之高行、下文臣下字凡七見、初學記人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竝引作臣下之高行、

隨

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念孫案隨當依宋本作墮、墮與惰同、言怠惰而不盡其力也、上文云、臣下能盡力

事上、則當於主、正與此文相對、洪說同、

美行

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念孫案美行、當爲美貌、美貌、謂鴻鵠、德義謂明主、竝見上文、今作美行者涉上文行之美者而誤、

弓弦

射者、弓弦發矢也、引之曰、弓、當爲引、此因上文兩弓字而誤、

善馭馬

造父、善馭馬者也、念孫案羿、善射者也、造父善馭者也、

文同一例、馭下馬字涉下文而衍、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無馬字、

車器

奚仲之爲車器也、念孫案器字涉下文兩器字而衍、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車部二、引此皆無器字、

備利

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偸說備利而偸得、念孫案備當爲循、隷書循字作循、備字作備、二形相似而誤荀子勸學篇聖心備焉、備誤作循、

事其主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念孫案事其主上脫民字、當依羣書治要補、下文云、則民不爲用、正與此文相對、

萬事之任　異起

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念孫案形勢篇作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是也、生任趣起皆字形相近而誤

動者

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乱、則慈母笞之、念孫案宋本無動者二字、是也、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五引此亦無、此涉下文兩動者而衍、孫說同、

而身死國亡

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僇者不知爲之之術也念孫案羣書治要而身死上有然字當據補然而者如此而也古書中若是者多矣孟子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又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而外不可枚舉

衆人

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念孫案衆人當依朱本作聖人此涉下文不任衆人之力而誤也上文云明

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正與此文相對羣書治要亦作聖人之智

多黨

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引之曰多當爲朋字之誤也古文多字作㚊形與朋相似故朋誤爲多說見秦策公仲侈下立政九敗解曰人主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荀子臣道篇曰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韓子孤憤篇曰朋黨比周以弊主飾邪篇曰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齊策曰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皆其證也

使人有禮遇人有理

念孫案羣書治要上作理下作禮是也使人有理謂使之必以道也遇人有禮謂待之必以禮也賈子階級篇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是也今本理禮二字互易則非其指矣

立政九敗解

朋黨

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念孫案朋當爲多下朋黨同多與寡正相對多朋字形相似又涉上文朋黨而誤

任譽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念孫案唯毋聽請謁任舉者唯聽請謁任舉也毋語詞說見墨

子尚賢篇則羣臣皆相爲請孫云譽當爲舉立政篇本作舉任法篇亦兩言請謁任舉念孫案朱本正作舉

求用

羣臣務佼而求用念孫案求用上當有不字明法篇曰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解曰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爲主用是其證

謀臣

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念孫案謀當爲諫八觀篇云諫臣死而諛臣尊是其證諫臣與諂臣正相對無取於謀臣也此因字形相似而誤白虎通義引禮保傅曰大夫進諫今賈子保傅

篇、及漢書賈誼傳、諫竝作謀、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爲謀、

版法解

版法者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念孫案版字涉上版法解而衍、法天地之位云云、乃釋法字、非釋版法二字、諸解皆不釋篇名、故知版爲衍文也、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上、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刑法部、太平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皆無版字

下饒

疎遠微賤者無所告愬、則下饒、洪云饒當作撓、撓屈也、

畢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念孫案宋本畢作必、古字假借也、立政篇、小大必舉、列子楊朱篇、無不必致之、韓子大體篇、物不必載、秦策、四國必從、必竝與畢同、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萬祥畢臻、文選畢作必、今作畢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從事之勝任

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念孫案從事之勝任、之字涉上句而衍、從事勝任、與親上鄉意對文、下文云、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是其證、

事無機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洪云、藝文類聚五十四、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機俱作儀、任法篇云、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又云、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形勢解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作機字誤、

則國治

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念孫案、則國治、當依羣書治要作故國治、與下故國不治對文、

脫一字

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念孫

案何也下脫曰字當依羣書治要補上下文何也下皆有曰字

明法解

所職

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念孫案羣書治要無所字是也不失其職者爾雅曰職常也言孤寡老弱皆有所養而不失其常也漢書武帝紀賜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宣帝紀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竝與此失職同

義、加一所字、則義不可通、

明主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念孫案明主、當爲明法、明法與私術相對爲文、下文法廢而私行、即承此法字而言、今作明主者、涉上下文明主而誤、

愛爵祿

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刑罰也、今本脫刑字、據上下文補念孫案愛爵祿之愛、當依朱本作受、受愛字相似、又涉上愛主而誤、

案其當宜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念孫案羣書治要作案賞罰行其正理是也。下文當賞當罰，即承此句而言。今本賞字作其當二字，涉下文其當賞者而誤，又脫一罰字，衍一宜字。

私意

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念孫案私意當依宋本作私惠，義見上下文。羣書治要亦作私惠。此作私意者，涉上文兩私意而誤。

服德

故威勢獨在於上、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念孫案服德當依朱本作服聽、字之誤也、服聽猶言服從、燕策及史記淮陰侯傳竝云、天下服聽、是也、下文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正與此文相反、且聽與敬爲韻、

邪之所務事者

是故邪之所務事者、念孫案朱本及羣書治要、邪上皆有姦字、當據補、上下文皆作姦邪、

不能勿惡也

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

能勿惡也念孫案惡也當依羣書治要作惡之下文曰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三之字文義相承

務其黨重臣

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念孫案上其字涉下其字而衍務黨重臣四字連讀

不官

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念孫案不官當依羣書治要作不課任人而不課其功則賢否無由而見故不肖者不困也下文曰以官任其身而不課其功是其證上文曰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試亦課也說文課試也今本

課作官者、涉上下文諸官字而誤、

臣秉馬

暑耘

使農夫寒耕暑耘念孫案藝文類聚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九、白帖四、引此暑竝作熱、熱與暑義得兩通、然諸書所引俱作熱、且俱在熱類下、則暑字乃後人所改也、

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

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念孫案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當依事語篇作女勤

於緝績徵織功歸於府說文曰、緝績也、績緝也、連言之則曰緝績、陳風東門之池箋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是也、徵織卽徵識、徵說文作徽、識今作幟、周官司常注曰、徵識旌旗之細也、識或作織、小雅六月篇織文鳥章箋曰織、徵織是也、功歸於府、與力歸於上對文、今本脫緝績功三字、徵誤作微、又衍織而二字、織卽織字之誤而衍者、

二十七日

百畝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爲予之春事、引之曰、七當爲五、上文曰、一農之重、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是也、古五字作乂、與七相似、故五譌爲七、

春秋

春秋子穀大登、念孫案春秋當爲𡖖秋、此涉上文春事而誤、𡖖秋卽秋也、見山國軌山至數二篇、其輕重乙輕重丁二篇、竝作大秋、大、與𡖖同、

乘馬數

五年之餘

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引之曰、五當爲三、歲藏十分之三、至十年則餘三十分、每十分而當一年、故三十分而爲三年之餘也、

蹊策乘馬

賤策乘馬之數柰何、念孫案賤字涉上文獨貴獨賤而衍、下文云、此之謂策乘馬之數也、無賤字、

下樂上

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念孫案下樂上上亦當有而字、

海王

臺雉

吾欲籍於臺雉何如、引之曰、臺爲宮室之名、雉乃築牆之度、定十二年公羊傳曰、五板而堵、五堵而雉、坊記鄭注曰、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臺雉二字、意義不倫、偏考諸書、無以臺雉並稱者、國蓄篇曰

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輕重甲篇曰寡人欲藉於室屋以此例之臺下之字亦當爲宮室之名雉蓋䠶之譌也䠶與射同見說文即榭字之假借楚語榭不過講軍實劉逵吳都賦注引作射邾敎銘王格于宣射即宣十六年春秋之成周宣榭也古字偏旁或左右互易如猶或作猷獨或作獸鶉或作鵯䳆或作帆鄰或作蹸之類是也則䠶字亦可作鴙形與雉相似因譌爲雉矣乘馬數事語地數輕重甲諸篇言臺榭者屢矣則此亦當然爾雅曰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

問口

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孫云問當依宋本作開揆

度篇亦作開通典十引同

九百萬也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引之曰正與征同萬乘之國正絕句萬乘之國正常征也欲言征鹽策之善故以常征相比校也九百萬也者九當爲人篆文人字作儿與九相似而誤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雖有開口千萬人其當分之人但有百萬萬乘之國征但征其當分之人百萬故曰萬乘之國征人百

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者。當分之人。每月籍其錢。人各三十。輕重丁篇曰。請以令籍人三十泉是也。一人三十錢百萬人則當爲錢三千萬。故曰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也。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者。言一國之常征。每月但有三千萬錢而已。今吾之征鹽筴也。不待明發號令。籍之諸君吾子。而每月自有六千萬錢。上文曰。一月六千萬。倍於一國三千萬之籍。是有二國之籍也。故曰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也。尹不知九百萬也。爲人百萬也之譌。又不知爲錢三千萬。乃百萬人一月之籍。故

其說皆不確

今夫給之鹽策　今鍼之重加一也

今夫給之鹽策。孫云。今當作令。念孫案通典正作令。又案下文令鍼之重加一也。令亦令之譌。上文云。令鹽之重升加分彊。文義正與此同。

輦

行服連軺輂者。念孫案輂。當依朱本作輦。通典引此亦作輦。故尹注云。大車駕馬

耜鐵之重加七

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藉也。引之曰。七當爲十。

上文曰、月人三十錢之籍、謂毋一人、月有三十錢之籍也、今毋一耜鐵、籍之加十錢、三耜鐵、則三十錢而當毋月一人之籍矣、故曰、耜鐵之重加十、三耜鐵、一人之籍也、上文今鍼之重加一也、今當爲令、說見上、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皆以三十錢當一人之籍、是其例也、尹說非

釜十五

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引之曰、十五、當爲五十、釜五十者、升加分也、出之以百者、升加一也、上文曰、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

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分者半也、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每升加錢之半、十升而加五錢、百升而加五十錢、故釜五十也、吾國受而使鹽官出之、則倍其數而升加一錢、十升而加十錢、百升而加百錢、故以百也、若作釜十五、則與出之以百、多寡不相因矣、尹說非

國蓄

累於上

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念孫案通典食貨十二引此累作繫、又引尹注云、食者、民之司命、言人君唯能以食制其事、所以民無

不繫於號令今本繫譌作累又全脫尹注

租籍者所以彊求也

劉云後輕重乙作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彊求也此有缺誤洪云正讀爲征

人君

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念孫案人君當爲今君此與上文君引錣量用云云皆指桓公而言非泛言人君也今作人君者涉上下文人君而誤尹注非通典食貨入所引亦誤輕重甲篇正作今君鑄錢立幣

若干

人有若干百十之數矣、舊本十譌作千、據輕重甲篇及通典引改、念孫案若干二字涉上文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而衍、上文步畝之數無定、故言若干、此既云人有百十之數、則不得更言若干矣、通典所引已誤、輕重甲篇無若干二字

并藏

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念孫案利有所并藏也、藏字涉上文穀有所藏而衍、并與屏同、弟子職篇曰、既徹并器、輕重丁篇曰、大夫多并其財屏而不出、史記吳王濞傳曰、願并左右、并皆與屏同、即藏也、上言穀有所藏、此言利有所并、互文耳、漢書食貨志引此正作利有所并也、輕重甲篇云、有餓餒於衢

問者何也。穀有所藏也。又云。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

并也。鹽鐵論錯幣篇亦云。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則并下本無藏字明矣。據尹注云。豪富并藏財貨。則所見本已衍藏字。通典引尹注并藏財貨。則所見即是尹本。而又於正文內刪去并字。尤非。

秩相勝

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念孫案秩讀爲迭。迭更也。穀貴則物賤。穀賤則物貴。是穀與物更相勝也。集韻秩迭並徒結切。聲相同。故字相通。尹注非。

夫國

夫以百乘衞處危僻、國阻千乘萬乘之閒、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挌蔽圉之用、念孫案夫國當爲大國、此涉上夫字而誤、大國、卽千乘萬乘之國、不相中、不相得也、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索隱引三倉云、中、得也、

脫文十九

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念孫案通典食貨八引此、平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十九字又引尹注云、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今本正文注文皆

脱去、

管子弟十

管子弟十一　　　　　　讀書雜志五

高郵王念孫

山國軌

過移

民有過移長力念孫案過當爲通地數篇輕重甲篇作通移國蓄篇作通施施與移同

有道予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念孫案乎當依宋本作于聲之誤也于卽乎字也呂氏春秋審應篇魏昭王謂田詘曰然則先生聖于高注曰于乎也莊

子人間世篇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曰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曰乎本又作于周穆王篇王乃歎曰於乎釋文乎作于（論語爲政篇引書孝乎惟孝釋文乎作于皇侃本及漢石經並同管子九守篇寂乎其無端也鬼谷子符言篇乎作于）是乎字古通作于也通典食貨十二徑改爲乎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捍寵・勝

捍寵纍箕勝籯屑糉洪云寵當作籠念孫案勝當爲縢字之誤也（勝字本作𦚏與縢極相似）說文縢（音騰）囊也商子賞刑篇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得人一縢（今本亦譌作滕）趙

策曰、羸脪負書擔橐、秦策脪作縢、義同屑、碎米也、廣雅作糏、劉曰、糗糗字之誤、糗乾飯也、引之曰、捍盖桯字之誤、說文、梠、音似、臿也、或作梩、方言曰、臿、東齊謂之梩、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曰、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孟子滕文公篇虆梩而掩之、趙注曰、虆梩、籠臿之屬、謂虆爲籠屬梩爲臿屬也、故管子亦以梩籠竝言之、

山權數

貣子者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通典載尹注、饘、糜也、饘章延反、七字今本脫、貣子者、念孫案民之無饘貣子者、當依通典食貨八所

引作民之無糧有賣子者言無糧之民有賣其子者也

今本脫有字者涉下文民之無糧賣子者而誤

三年與少半　十一年與少半

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引之曰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當作歲守十分之參與少半言一歲之穀分爲十分守其三分與一分之少半是所守者爲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順成之歲也藏十一年衍一字當作藏十年言順成之歲三十一年而藏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爲三十一

年中三分之一也故曰藏參之一

泄者

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念孫案泄者上亦當有見字見泄見射皆承上文而言

亂之之本

此刑法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念孫案亂之之本也衍一之字

鬴田

高田十石閒田五石閒田中田也乘馬數篇郡縣上臾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是閒爲中也鬴田三石引之曰鬴字義不可通鬴當爲

庳字形相似而誤、庳田、下田也、

粟賈三十

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策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策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引之曰、粟賈三十、衍三字、粟賈一者、令增其賈而爲十、粟賈十者、令增其賈而爲百、故百畝可以當千畝、百乘之國可以當千乘、千乘可以當萬乘也、

蕃袞

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者、劉曰、袞育同、念孫案劉說非也、袞當作衮、字之誤也、玉篇廣韻衮字竝與

裕同、蕃裕、猶蕃衍耳、世人多見裕、少見袞、故袞譌爲哀、

劉以上文言蕃育六畜、故以蕃哀爲蕃育、而不知其謬也、朱本徑改爲育字、則謬益甚矣、洪說同、

此國策之者也

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念孫案國策之下當有大字、上文云、不以狹畏廣、不以少畏多、此國策之大者也、是其證、

相困揲而沓　不資　可資

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資、引之曰、資當爲澬、字之誤也、隸書澬字作澬、因譌而爲資、澬、古賸字也、荀子王制篇、物不能澬、楊倞曰、澬讀爲賸、漢書

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凡漢書贍字多作澹、不可枚舉、又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國澹凍餒、隸釋曰、以澹爲贍、上句言足、下句言贍、贍、亦足也、侈靡篇曰、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國蓄篇曰、豈壞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禮記大傳曰、民無不足、無不贍者、皆以贍足對文、義與此同也、相困揲而澹、當爲相揲而澹、廣雅曰、揲、積也、言國用相積而贍也、相揲而贍與相靡而足對文、困蓋衍字耳、劉以澹爲咨字、則義不可通、朱本徑改爲咨、則謬益甚矣、又輕重甲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宋本資作澹、亦是澹字之譌、民不贍、故振之、山國軌篇曰、振其不贍、是也、後

人不知詹爲澹之譌，因改爲資耳。下文不資者振之，及山至數篇，散振不資者，不資皆當爲不澹。又國蓄篇千乘可足，萬乘可資。資與足對文，亦當是澹字。

掘闕

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尹注曰，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引之曰，闕卽掘字之假借。玉篇、廣韻，掘音其勿其月二切。其月與求月同，是掘字本有求月反之音，故闕與掘通，亦音求月反。掘闕二字，音義無異也。蓋管子本作闕，校書者因其音義與掘同，而旁記掘字。傳寫者遂誤入正文耳。尹不能釐正，而強爲分別，失之。

蓄飾

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引之曰、飾字義不可通、飾當作餘、餘飾二字、篆文右畔相似、故餘誤爲飾、蓄餘者、蓄所餘也、萬金千金百金所餘之數也、輕重甲篇曰、蓄餘藏羨而不息、

山至數

貧之

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念孫案貧字義不可通、揆度篇貧作用、是也、兩使

宋兩用宋皆上下相應。

存子

黍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洪云予當爲子。臣乘馬篇黍秋子穀大登。又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皆其證。念孫案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正作子。

請散

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念孫案請散之散。涉下文而衍。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六引此無散字。

三大夫之家　二十七人

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引之曰大字衍三夫之家謂三夫爲一家也乘馬篇曰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是也乘馬篇又曰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兩上脫一字辯見乘馬篇）此二十七人亦當作三十人蓋三誤爲二又衍七字也

唐圉

唐圉牧食之人念孫案唐圉當爲唐園字之誤也食與飤同謂唐園中牧飤之人也輕重甲篇曰以唐園爲本利晏子春秋問篇曰治唐園考菲履皆其證

地數

出銅之山二句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念孫案史記貨殖傳正義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此出銅之山上、並有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一句、中山經亦有之當據補、又引出銅之山二句作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今本二句末皆衍山字、案兩山字、皆後人所加、次句中又脫有字亦當依二書訂正、洪說同、

此之所以

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孫云、之所以上脫天地二字、

牛氏

夫玉起於牛氏邊山、念孫案牛氏當作禺氏、見國蓄揆度輕重甲輕重乙四篇

丈夫

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洪云、丈夫當爲大夫、輕重甲篇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毋得繕冢墓、治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其證也、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引此作大夫、

天高

天高我下、念孫案天高、當作天下高、義見上文、輕重丁篇作天下高我獨下、

揆度

其勝禽獸之仇

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引之曰禽獸之仇、義不可通禽獸安得有仇乎、下文曰、猛獸勝於外、則所勝者禽獸、非禽獸之仇也、之仇二字、蓋因下文若從親戚之仇而衍、尹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非、

桓公曰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念孫案桓公曰當作

管子曰、下文何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方是桓公問語、

鑪𣝗

吾非埏埴搖鑪𣝗而立黃金也、念孫案鑪𣝗當爲鑪橐、字之誤也、周官翦氏注、故書蠹爲橐、橐譌作𣝗、韓子八說篇、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橐、今本亦譌作𣝗、老子、天地之閒、其猶橐籥乎、王注曰、橐排橐也、淮南本經篇、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高注曰、橐、冶鑪排橐也、齊俗篇曰、鑪橐埵坊設、非巧冶不能以冶金、論衡量知篇曰、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故曰搖鑪橐而立黃金、

賣其子

事再其本、民無饘者賣其子、念孫案賣上當有不字、饘

卽饘鬻之饋、言事再其本、則民雖無饋、而亦不責其子也、輕重甲篇曰、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是其證、

國準

菹菜

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念孫案菹菜、當爲菹萊字之誤也、俗書萊字作莱、菜字作菜、二形相似、菹或作沮、孟子滕文公篇注曰、菹、澤生草者也、王制注曰、沮、謂萊沛、周官縣師注曰、萊、休不耕者、是菹萊皆生草之地也、輕重乙篇、菹萊鹹鹵斥澤山閒堤壘不爲用之壤、萊字亦誤作菜、唯輕重甲篇、山林菹澤草萊、萊字不誤、

輕重甲

端譟晨

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念孫案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引作晨譟於端門樂聞於三衢是也今本既脫且倒則文不成義孫說同

一掌

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引之曰掌字義不可通當是稟字之譌隸書掌或作掌與稟字略相似稟古廩字也廩與窌皆所以藏穀晏子春秋問篇命吏計公稟之粟荀子議兵篇則必發夫稟窌之粟以食之今本稟字竝譌作掌楊注荀子

凡掌實、主倉稟之官、失之。辯見荀子

夫妻服簟輕

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簟輕至百里、朱本朱本簟作簞、引之曰、簟字義不可通、蓋輦字之譌、輦字隸或作輦、見韓勑碑字從車從扶、說文、扶、讀若伴侶之伴扶字上畔之廾、與隸書竹頭作廾者相似、因譌爲竹、下畔之亦、與叩字相似、因譌爲叩、又脫去車字上一畫、因譌爲簞笥之簞、後又譌爲莞簟之簟耳、夫妻服輦者、言杠池平之時、民間夫妻服輦而行、不用牛馬、亦不假多人輓之也、海王篇、行服連軺輂者、服連、卽服輦也、周官鄉師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巾車連車組輓、釋文、

連、本亦作輦字亦作摙、淮南人閒篇負輦載粟而至、今本脫載字、說見淮南、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服摙、是也、高注訓服爲駕牛、摙爲擔、皆失之、服之言負也、任重之名也、考工記車人牝服、鄭司農云、服讀爲負、小雅大東篇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謂負箱也、史記貨殖傳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蓋服輦者或推或輓、前後各一人、故夫妻可以服輦也、下文云、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正謂推輦不能上高梁也、韓子外儲說右篇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是也、蓋杠池平之時夫妻二人、即可以服輦而過、及其高杠柴池也、天雨而下、則雖十人之力不能服輦而登、地高而輦重也、

若作服箪、則盛倉之器甚輕、何至十八人舁之、而猶不能上平、糞令人謂之二、把手前後各兩轅、一人兩手持轅、輓於前、一人如之推於後、亦有夫婦推輓者、婦以繩輓於前、夫持兩轅推於後、則此所謂夫妻服輦也、

所無因

天酸然兩、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兩、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念孫案所無因、當作無所因、人力不足恃、則必借牛馬之力、故曰、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

通遠

鵝鶩之舍近、鶤雞鵠䳄之通遠、念孫案通當爲道字之誤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甘茂之吏道穴聞之、呂氏春秋知化篇、接土鄰境壤交道屬、今本道字並誤作通、鵝鶩去人近、鶤鷄鵠䳄去人遠、故曰、鵝鶩之舍近、鶤雞鵠䳄之道遠、

解匌

三月解匌、弓弩無匡𨌥者、引之曰、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匌字、匌當爲匔、篆書缶字作缶、去字作去、二形相似、隸書缶字作缶、去字作去、亦相似、故隸書匔字多譌作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役攸陶父、司隸校尉魯峻碑陰、濟陰定陶、皆是也、匔讀與韜同、弓衣也、廣雅曰、韜、弓

藏也、小雅彤弓篇受言櫜之、毛傳曰、櫜韜也、釋文、韜本又作弢、說文曰、弢弓衣也、古者舀匋同聲、小爾雅曰、縚索也、縚即宵爾索綯之綯、小雅菀柳篇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傳滔滔作陶陶、說文、搯、搯捾也、一切經音義七引通俗文曰、捾出曰掏、是其證也、韜從舀聲、故通作匋、

⿳非貝木橵

彼十鈞之弩、不得⿳非貝木橵、舊本譌作撒、今正、不能自正、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非貝木字、當是棐字之譌、說文曰、棐輔也、徐鍇曰、輔即弓橵也、故從木、說文又曰、榜、所吕輔

弓弩、又曰、檄、榜也、棐榜檄三字皆從木、其義一也、此文曰、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檄、不能自正、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說苑建本篇曰、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檄、不能自正、排檄與棐檄同、韓子外儲說右篇曰、榜檄者、所以矯不直也、鹽鐵論申韓篇曰、若隱栝輔檄之正弧刺也、棐輔榜一聲之轉、或言榜檄、或言輔檄、或言棐檄、其義一也、

此何故也

故三月解匋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念孫案此何故也四字、涉上文而衍、上是桓公問

語此是管仲對桓公語不當言何故

忽然

桓公忽然作色念孫案忽然非作色之貌忽然當為忿然隸書忿字或作忩形與忽相近而誤晏子春秋諫篇曰公忿然作色莊子天地篇曰爲圃者忿然作色齊策曰王忿然作色皆其證

大身

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念孫案大身之都亦當為大舟之都此復舉上文以起下文也舟與身字形相近而誤都即禹貢大野既豬之豬馬注云水所

停止湊者曰豬史記夏本紀豬作都

齊之北澤燒火炎照堂下

引之曰燒字絕句火字下屬爲句尹注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九字本在燒字下今本移入火字下則誤以齊之北澤燒火爲句矣

空閒

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念孫案空閒當依宋本作空閒謂以空閒之地給貧民

吾

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

衣念孫案吾字涉上句夷吾而衍

菹薪

請君伐菹薪煮沸水爲鹽舊本水譌作火據朱本改念孫案下文云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也尹注非

也國

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念孫案朱本國字在也字上是也尹注云本國自無遠饋而食是其證無鹽則腫自爲句地數篇作惡食無鹽則腫

交殷

然後可以通財交般也。念孫案、般字義不可通、般當爲叚、即今假字、交叚謂交借財也、隸書般字作𣪠、叚字作叚、二形相似、故叚譌爲般、史記高祖功臣表、故市侯閻澤赤、遝爲假相、漢表作般相、般乃叚之譌、又漢書地理志、琅邪郡雩叚、王子侯表作虖葭、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譌作雩般、說文、假、非眞也、叚、借也、是假借之字本作叚、今經傳相承作假、而叚字不復用、此叚字若不誤爲般、則後人亦必改爲假矣、

包止

遺財不可包止。洪云、包當作拘、拘、留也、揆度篇作貨財不安於拘、念孫案、宋本正作拘、

乏食

民食三升、則鄉有乏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乏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乏食而盜、引之曰、乏字義不可通、乏當爲乏、乏者匱也絕也、史記高祖紀曰、漢軍乏食是也、乏食則不忍飢餓而爲盜矣、乏之字本作丒、形與正相似、因譌而爲正、宣十五年左傳曰、文反正爲乏、

有人

民人之食、有人若干畝之數、念孫案有人若干畝、當依國蓄篇作人有若干畝、

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

引之曰當作粟賈平釜四十金賈四千言今之粟賈平每粟一釜其賈四十錢金賈每一金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四千錢二者皆當時之賈也下文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卽承粟賈平釜四十言之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卽承金賈四千言之今本四十上脫釜字金賈上衍則字因下文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而衍而文義遂不可通

珠象而以爲幣

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念孫案珠象上脫請字下文皆有當據補

管子弟十一

管子弟十二　　　　讀書雜志五

高郵王念孫

輕重乙

推徐疾

推徐疾羨不足。念孫案推當爲準。準省作准。因譌而爲推。事語篇作准徐疾羸不足。是其證。

旁山

玉出於禺氏之旁山。孫云旁山。地數揆度二篇皆作邊山。因邊旁字形相近而譌。

十倍而不足

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念孫案十倍上亦當有或字與下句對文

霜露

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念孫案露當爲雪木勝霜雪則經冬而不凋故曰不受令於天今本雪作露則非其旨矣侈靡篇云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是其證

期軍士

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念孫案下期字當依羣書治要作朝言與軍士期於泰舟之野而朝之也今作期者卽

涉上文期於而誤

易牙　五子

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念孫案易牙二字後人所加也小匡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易牙小臣豈得與四大夫差肩而立乎藝文類聚居處部四引此無易牙二字明是後人所加下文五子曰善五子本作四子因增入易牙故又改四爲五耳

見其

見其若此其厚而不受列陳可以反於鄉乎念孫案見

其當依羣書治要作見禮見禮二字總承上文而言今本禮作其者涉上下文諸其字而誤

脫四字

請以令與大夫城藏引之曰此當作請以令與卿諸矦令大夫城藏城藏者藏粟於城中也下文曰下令卿諸矦令大夫城藏正承此句言之其曰使卿諸矦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則分承此句言之也今本大夫上脫卿諸矦令四字則與下文不合

常固

衛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念孫案固當爲調下文兩固

字並同。調誤爲周。又誤爲固耳。下文衡數不可調。卽承此句而言。國蓄篇曰。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今本脫此文。說見國蓄篇。是其證。

調則澄澄則常

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貳當爲貳。說見勢篇。引之曰。澄訓爲清。與調字常字義不相承。當是憕字之誤。說文。憕音懲平也。物之高者有時而下。下者有時而高。其數不能均平。調之則前後相等而高下平矣。故曰調則憕。平則高者常高。下者常下矣。故曰憕則常。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鄭氏周易注。見小雅采薇正義。故心旁誤爲水旁。

分有四時

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念孫案此言以四秋分屬四時也分下不當有有字蓋涉上有字而衍下文同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作歲有四秋而分四時無下有字

而大秋

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念孫案大秋上衍而字上下文皆無此例太平御覽引此亦無

輕重丁

布泉　泉布　泉金

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

念孫案泉當爲帛下文亦云有五穀叔粟布帛文采者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正作布帛又下文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案泉布亦當爲帛布布帛或曰帛布下文帛布絲纊之賈即其證此承上文帷蓋衣幕之奉而言則當云帛布不當云泉布帛泉字相似又涉上文泉金而誤也又下文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案泉金亦當爲帛布上文作五穀叔粟布帛文采是其證今作泉金者亦涉上文泉金而誤

禪籍　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

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

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念孫案以爲禪籍禪字涉上文禪於梁父而衍籍當爲藉藉薦也史記封禪書曰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其證引之曰不如令者不得從爲句天下諸侯連讀其子字則因上文從天子而衍

反此

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念孫案反此有道乎當依前後文作爲此有道乎今本爲作反者涉下反之而誤

幾何千家

其受息之萌幾何千家、念孫案幾何千家、當作幾何家其千字則涉下文千鍾而衍、

其出之鍾

其出之鍾也、一鍾、洪云、上鍾字當作中、下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字皆作中、此涉下鍾字而誤、

苦處　上斷福

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苦處、上斷福、念孫案苦處當爲谷處、上文山居谷處、卽其證、隸書谷字作㕣、苦字作苦、二形相似而誤、上斷福三字、義不可通、案上文云、上斲輪

轴下采杼栗則此上斷輻當是上斵輻之譌上言斵輪輈此言斵輻若詩之言伐輪伐輻矣

曰

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念孫案衍曰字

墾田發

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引之曰發下蓋脫草字國蓄篇曰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輕重甲篇曰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又曰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是也務字屬下讀務上之所急者務農也農者上之所急也

鏂

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尹注、五鏂爲釜、今本鏂誤作鍾、通典所引已誤、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也、今本此泉字獨作錢、乃後人所改、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念孫案、齊西之粟三斗三十錢、則二斗二十錢也、而鏂亦二十錢、則是二斗爲一鏂也、尹注云、斗二升八合曰鏂、失之矣、

釜十

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念孫案、七當爲斗、釜斗之粟、即承上三斗三釜而言、隸書斗字作升、後人誤以爲

什字而改為十通典食貨十二引此已誤

阬而不遂　報上

溝瀆阬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引之曰阬當為阬報當為鄣皆字之誤也立政篇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又曰通溝瀆脩障防安水藏隘與阬同鄣與障同

収粟

請有五穀収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念孫案収當為叔叔即菽字戒篇出冬蔥與戎叔莊子列御寇篇食以芻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竝與菽同大雅生民篇蓺之荏菽檀弓啜菽飲水見下文輕左氏春秋定元年隕霜殺菽釋文竝作叔

重甲篇亦云、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权字草書作𠬧、因譌而爲収、

請之

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念孫案請之、當爲譴之、下文滅其位、杜其門、是譴之之事也、今作請之者、涉上請以令而誤、

此何以洽

念孫案洽、當爲給、下文云、國中之大給、卽其證也、給洽草書相似、故給譌爲洽、尹注非、

表稱貸之家

念孫案表當依宋本作旌故尹注云旌表也今作表者涉注文而誤

民之父母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念孫案也字涉下文父母也而衍通典食貨十二引無也字

鬣虵

投鬣虵亙雉孫云虵當依上文作蚳

賣賤

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念孫案賣賤當作買賤言四郊之民多買賤物所以致富也今作賣賤者涉上文

賤賣而誤、

何故

此其何故也、念孫案當作此其故何也、下文同、

洴

洴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洪云、山至數篇、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此洴字本海莊二字、譌幷作一字、念孫案洪說是也、俗書莊字作庄、（隸書莊字作荘、俗又省作庄、）因譌而爲庄、加氵則爲洴矣、

操辭

君動言操辭、引之曰、操當作搖、搖辭、即動言、古人自有

複語耳、輕重甲篇云、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是其證、今本搖作操者、涉上文兩操字而誤、

一可以爲百

湯之以高下、湯讀爲蕩、陳風宛丘曰、子之湯兮、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念孫案、一可以爲百、當作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山權數篇云、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此二句篇中凡兩見、是其證、

身不竭

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念孫案、身上當有終字、上文終身無咎、卽其證、

輕重戊

帛牢

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念孫案帛當爲皁字之誤也史記五宗世家彭祖衣皁布衣漢書景十三王傳皁誤作帛皁以養馬牢以養牛故曰立皁牢服牛馬

其行義

公曰其行義柰何念孫案其字涉上文公其行義而衍

脫一字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念孫案財用上脫而字下文云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即其證

䊮繑

䊮繑而蹥相隨。念孫案繑。與蹻同。集韻。蹻或作繑。䊮。當作曳。曳。引也。言引蹻而踵相隨也。今作䊮者。因繑字而誤加糸耳。尹注非。

不居

室屋漏而不居。念孫案居。當爲治。治字之誤也。齊民要術一。太平御覽木部一。引此竝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書居亦作治。

不埍

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埍也。

念孫案揹當爲俏俏與肖同列子力命篇佹佹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張湛注俏似也釋文云與肖字同又楊朱篇人肖天地之類釋文作俏言此息於樹下者皆游惰之民故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肖也下文三不歸皆承不肖言之宋本作揹齊民要術作稍皆俏字之譌

歸市

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念孫案歸市下當有者字歸市者對上文丁壯者及父老而言

貴買　令其買

代人忌其難得喜其貴買念孫案貴買當爲貴賈藝文

類聚武部、獸部下、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一、引此竝作貴價、是其證、下文亦云、不敢辯其貴賈、今作貴買者、涉上文公貴買之而誤、又下文、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案買當依朱本作賈、上文云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卽其證、此亦涉上文諸買字而誤、

公因

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念孫案公因、當爲公其、上文曰、君其鑄莊山之金以爲幣、下文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皆其證、

輕重己

搢玉總

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朱本總作揔。念孫案，總與揔，皆忽之譌，忽卽笏字也。皋陶謨，在治忽，鄭作曶，注云，曶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士喪禮，竹笏，今文笏作忽，墨子公孟篇曰，公孟子戴章甫，搢忽，是笏與忽通也。桓二年左傳，袞冕黻珽，杜注曰，珽，玉笏也。此云，天子搢玉忽，卽玉藻所謂天子搢珽，考工記玉人所謂大圭

長三尺天子服之者也、周官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此云天子搢玉忽祭日、正與周官合、左傳正義引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卽此篇之文、

又檀權渠覞緤

念孫案又當爲乂、乂與刈通、齊語云、槍刈耨鎛、是也、說文、檀、鉏柄名、鹽鐵論論勇篇云、鉏櫌棘檀以破衝隆、權渠、下文作穫渠、未詳、覞卽繩字之譌、隸書黽字或作黾、又作黽、形與鼂相似、黽之爲鼂、與鼃之爲鼂、其下半亦相類也、緤亦繩也、

此三人者

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此字疑誤引之曰、人字衍、民之窮者、有此三類、非謂僅有三人也、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義與此同、

服黃而靜處

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引之曰、下文曰、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則此當云、天子服赤絻赤而靜處、寡者脫誤耳、

同族者人

天子祀於太宗、同族者入、殊族者處、念孫案入、當爲入處、止也、言同族者則入祭、異族者則止也、

脱四字

以秋至日始、數九十二日、念孫案此下當有謂之冬至四字、上文云、以冬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以春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以夏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是其證、

管子弟十二